

散文

锡林河流过

■柴树果

你知道锡林河发源哪里吗？有人会说，锡林郭勒盟。其实，锡林河发源于克什克腾旗黄岗梁流域的巴彥查干苏木境内的陶力盖山，古时称为淖沦诺尔。那么，这条汉语译为高原上的河，就让人有了诸多兴趣。

古人云，百川东到海。一切河流的方向是大海。谁能想到，锡林河在克什克腾贡格尔草原蜿蜒41公里后，一个华丽的转身，悠然掉头西去，流入锡盟境内，衍生出了现在河流的名字——锡林河。

而锡林河流过的这片原生态草原，就是我这次之行的达日罕乌拉苏木乌拉苏大嘎查。

神奇而旖旎的乌拉苏太，是一个斑斓多彩、人文积淀丰厚的地方。境内那些名叫贡格尔的草原，名叫保木台的湖水，名叫金界壕的边堡，名叫锡林河的溪水，将岁月沉淀成一种姿态和芬芳，演绎出这片草原的前世今生。乌拉苏太是由境内的乌拉苏大山得名，它的前身是保木台嘎查。这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凝聚着草原的历史沧桑，记录着草原的品德，是草原的丰碑。而被誉为草原上的领头雁花拉的故事，则是这里一个永不忘却的话题。

花拉，这个1903年出生的蒙古族牧民，她的名字就像草原的鸿雁一样，在草原上四处传扬。人们赞美她的睿智、善良、博爱、公而忘私的品质。

新中国成立后，花拉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带领牧民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创办克旗第一个牧业互助组，改变一家一户小格局的放牧业态，四季轮牧，春走敖特尔，夏游牧，秋冬定居，让生态休养生息。为转变牧民传统畜牧观念，自己花钱从外地引进优良种畜，改良当地土种畜。她情系草原，心里装着牧民的饥寒冷暖。有一年冬天，她去看望一位年迈病重的老额吉，深夜骑马回家途中陷入齐腰深的冰河里。据传说，是上苍庇护了花拉。被困在冰层里半个时辰的坐骑，突然，一声嘶鸣，四蹄腾空，蹿厉而起……花拉的许多感人事迹在草原上妇孺皆知，她用平凡的生命谱写了不平凡的人生。1959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同年出席全国群英会，曾两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接见。

初夏的贡格尔草原，还尚未完全蜕去冬春的基调，放眼望去，青黄相间，绿色朦胧，漫漈迷离。当下，正值草原禁牧期，阔野之上，只见云影投落，不见牛羊游动。

同行的嘎查书记图格杰指点着眼前告诉我，那就是草原长城——金界壕，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一段。我知道，那些不起眼的“大土堆”，却是金代的古长城。若是在翠色欲流的七月来草原，凭吊迤邐而行的金长城，那是最惬意的艳遇。远古的风，从草原深处缓缓吹来。这些历经800余年砥砺的土墩台，催化成了一坨坨大地的骨节，远眺如卧龙蜿蜒，蔚为壮观。

文化是草原的根，草原的魂。金界壕，遗落在草原上的文化印记，引起世人的关注和青睐。2020年，金界壕遗址——乌拉苏太段入围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保护段；金界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纳入规划，指日开工建设。

遥望苍茫的草原，空阔、无际、寂寥，此时，仿佛就进入了古代边塞诗的境界。在草地和沙丘间，藏着一泓形似方舟的清亮，它，就是保木台湖。冠以地名的湖泊，当然因为知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保木台嘎查名播遐迩，我曾两次叩访这里。黄牛改良，绵羊育种，防疫抗灾成果斐然，几级媒体都作过报道。至今，保木台红牛，大尾巴羊，依然是值得炫耀的当家品种。蔚蓝的湖面上，晃游着星星点点的天鹅和水鸟，我们的到来，惊扰了它们此刻的安宁和宁静，野鸭嘎嘎鸣叫着骤然飞起。湖边一侧，一群不同肤色的马匹，低垂着脖颈，静静伫立在水泽里。

汽车驶离湖畔，前往沙窝子独贵龙，那里一个叫青格勒的牧马人引起我的兴趣。乌拉苏太近年养马业正酣，数量一跃接近2000匹，马的身价也在攀升，成为乡村振兴的朝阳产业。自蒙古族人是十分爱马的民族，历史上有多少关于马的故事。

驶过一道山梁，四周山谷柔曼起伏，在浅绿青褐的背景中，一男一民宅错落，别致又醒目。驻足在一所偌大的庭院前，两棵高大并肩耸立的杨树吸引了我。图格杰书记走过来对我说，知道不？乌拉苏太的汉译名就是杨树。一时，让我多了几分好奇与敬重。

青格勒是个典型的牧马人，脸膛黑里透红，目光坚毅。他25岁起在贡格尔草原上放马，26个寒暑，“烈日摇晃马杆，风雨浇灌蹄声。”扯开嗓子唱响的牧歌，飞扬回旋在草原深处。

提起养马，青格勒就会仰起头，眯起眼，如数家珍地讲给我听。出入居室，随处可见牧马人的用品：马鞍子、马笼头、马嚼子、马棒、套马杆，还有房间里挂在墙上的马鞍、马仔帽、皮腰带、马甲……青格勒的骏马情结，与他特殊的乐趣有关，一生喜欢纵马驰骋，着迷蒙古马的改良和驯化。他至今牧养的130匹骏马，改良率达到90%以上，并遗传了蒙古马的筋骨、血脉、气韵、精神。那种“龙马精神”，闪现于乌拉苏太的良种马身上。

几年前，著名诗人、散文家、画家席蓉蓉，欣闻来到乌拉苏太，看到青格勒在夏季牧场的马群后，不胜欣喜，啧啧称羨。从2015年起，连续4年，她年年夏天飞越海峡，从台北来到贡格尔草原，来到青格勒的牧场，尾随着马群徜徉，采风抒怀，吟赏咏志。她说，她喜欢看北方草原的群马，尤其蒙古马奔跑的样子，流泻着力与威严。“那群马从山坡的那一边/越过天际线如潮水一样呼啸着奔涌过来的阵势/地动山摇/尘烟蔽日/青格勒扬一根套马杆在奔驰的马群里起起伏伏/像个弄潮儿

出没在绿色的波峰浪谷。”

在乌拉苏太的那些日子里，观察马渐渐成了席蓉蓉的一种艺术享受，从马的世界里找到了驰骋的诗韵，激发了创作灵感，写出了纪实文学《青格勒的马群》。阅后你会对那个缥缈而神秘的地方心驰神往。还有一位本土摄影师，不经意间来到这里，巧遇青格勒的马群。从此他迷恋上了这群马，每年带着摄影器材过来跟拍，把蒙古马的雄浑壮美留在影集里，传播给世人。

青格勒为回馈养育他的这片草原，近年，先后两次自己出资举办那达慕，除了常规的体育赛事外，又增加一项精彩的套马比赛。在诸多骐骥角逐中，青格勒和他的坐骑青骠马、枣红马驰骋纵横，所向披靡，出色的表演赢得喝彩声不断。

当我将返回时，主人在惋惜未能见到毡子口的景色，说相距并不远，只是途中要过两个沙梁。我不想此行留下遗憾，于是决意走一趟。我们将轿车换成越野，由熟悉路况的牧民胡格勒驾车驾驶。原来，毡子口就在老胡的夏营盘，东朱日和敖包下。这里的秀美风光的确不错错过。

这座隐于乌拉苏太北端的毡子口，渲染着一种另类的美。近旁有朱日和敖包托举，脚下清澈的锡林河蜿蜒，两岸芳草斜阳，虬枝蓬茸，一簇一簇高低苍道的榆树直接天际。顺流往下，墓地，河上耸兀起两座峰岩，似灵龟之孤，称高吉格日哈达（汉译为对峙的峭壁）。史上“毡子渡口”的故事即发生在此。

早年，这里居住一位有名的巴彥乌拉代（富人）。某日，去锡盟参加一散包盛会。下山途中，他捡到几块彩石，放进随身的褡裢里，当地一巴彥见此，则诬陷他偷了玉石，当众奚落难看他。乌拉代巴彥忍辱退后，一时咽不下这口冤枉气，愤然萌生阻断锡林河水源的想法。于是，他把存储的羊毛赶制成许多毡袋子，装填上砂石，垒在河床对峙的峭壁间，使河水受阻回流入贡格尔河。不久，锡盟阿巴哈纳尔旗王爷主动提出和解，经协商，对方每年向克什克腾旗扎萨克额颜缴纳40头二岁（碧如）牛，作为拆坝放水的条件。这便是毡子口地名来由，而用卖牛的钱建起了“碧如浩特”，也就是现在的小城经棚。

回望时光，岁月如风斯年远去，毡子口犹在，静静耸兀在草原的寒暑里，向世人低吟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山水佳话。

此刻，天边仿佛传来袅袅歌声，那是一首在心中沉淀已久的歌：

“锡林河啊锡林河/日夜不停地草原上流过/你是辽阔草原的母亲/养育着两岸鲜花朵朵……”

乌拉苏大嘎查简介:乌拉苏大嘎查位于达日罕乌拉苏木北部，距苏木政府所在地38公里，纯牧业嘎查。总面积38万亩，其中草牧场30万亩，牲畜头数4.3万头（只）。嘎查辖6个独贵龙，户籍人口373户、878人，常住人口254户、620人。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8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2.2万元。



草原也没什么好看的，在城里呆惯了的人，第一眼看着挺新鲜，看得久了，除了草还是草，一条路望的人眼发酸，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一觉醒来，车窗外面仍然是草，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汽车仿佛还在原地，没走出多远。

反到是草原上的云，离人更近一些，其实草原上的人，就是在云的目光下长大的。

草原的云，和城里的云不一样。草原上的云没有那么多规矩，率性而为，变幻无穷，浩渺无际。有时候像万顷波涛，滚滚而来，有时候像群山连绵，亦行亦止，若重若轻；有时候调皮的像个猴子，上蹿下跳，一会儿一个样；有时候迟缓的像个骆驼，慢慢腾腾，安详有加。

额日和木的家就在白云下面。额日和木打小就想伸手摸摸云，可云总是半推半就，半掩半露，老也摸不着。直到额日和木上了大学，坐上了飞机，离云更近了，额日和木仍然没摸到云，只是觉得飞机上的云和草原上的云不一样，至于哪块不一样？额日和木也说不上来。

草原有时候也堵车。一群西门塔尔牛正在公路上漫步，见后面有车上来，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依旧不紧不慢在公路上走着，偶尔还会回头看一眼，那意思我就不给你让开，你能把我怎么样？没办法，你就是丰田霸道也只能跟在牛屁股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开车的额日和木说：“它们都是大爷，惹不起。”

额日和木是吉日嘎查的会计，吉日嘎查就在公路上，远远看去，蓝天白云下面，草原上的吉日嘎查像个度假区，不像个花园；红色或是蓝色的屋顶，雪白的墙面，平整干净的水泥路，每个路灯上面都有一个太阳能电池板，有的人家还在自家房子外面的草地上装上了漂亮的小木栅栏，看起来和城里的

花园没什么两样。

和农区相比，牧民的生活是悠闲的。现在是上午九点多钟，牧民们刚刚喝完早茶，有的去了夏牧场，有的去了旗里或是附近的嘎查走亲戚办事去了，村里静悄悄的。不远处，一排蒙古包后面出现了一个建筑工地，有工人正在干活，看样子都是些外地人。果然，工地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这是个牧草种植项目，他本人是项目经理姓吴。吴经理说，正在建设的是一个600平方米的双层保温大棚，举架高度是6米，能达到最大的温控效果。大棚内要建起8层种植架，采用水培的方式种植麦芽草，不使用添加剂，也不使用任何化学用品，麦芽草在七八天内就可以出芽成形打卷，直接用来喂牛喂羊。因为大棚是恒温，一年四季可以循环种植，也就是说，每天都在下种，每天都在出芽，每天都可以成形打卷，每天都可以用新鲜的麦芽草喂牛喂羊。以目前这个600平米大棚计算，日产鲜草2000公斤，能够养羊1000只左右。

这样说来，只要有这么个棚，一只羊从出生到出栏，可以不占用一亩草场。吴经理说，理论上说是的，这已经是一项成熟的技术，在我们国家的吉林、新疆等地已经大面积推广。如此说来，将来的养殖业，完全可以摆脱对草场的依赖，不仅牧民可以这样做，农民也可以搞养殖。牛、马、骆驼、羊这些传统的由牧民们在草原上放养的牲畜，变为现代的工业化生产，随之而来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牧民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牧民。这令人吃惊，因为，这简直是一场革命！一场颠覆性革命！

额日和木告诉我，这个项目由政府投资，建成后承包给个人，是我们吉日嘎查畜牧业产业化的一部分。

额日和木自己就是一个养殖大户。大学毕业后，额日和木先是在外面闯荡了几年，最后还是选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是眷恋母亲亲手烧制的那碗奶茶，还是眷恋白云下面那悠悠哉哉的快乐时光？不管怎么说，额日和木觉得还是回到草原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额日和木和人合伙办了一个养牛合作社，从澳大利亚引进了128头纯种西门塔尔基础母牛，建起了800多平方米的圈舍。现在，老婆在旗妇联上班，孩子在旗里上幼儿园，额日和

散文

被白云绊住了的时光

■崔建军

牧民毕力格也有相似的经历。毕力格刚从自家的牧场回来，因为有人要给牲畜打疫苗，毕力格还兼着嘎查的防疫员。毕力格年轻的时候也在外面打过工，后来也选择了回家创业。现在和媳妇还有老岳母经营着80多头牛、200多只羊，有草场7000多亩，孩子在呼市上大学。我给毕力格估计了一下，保守一点，年收入二三十万不成问题，毕力格嘿嘿地笑了。

毕力格家里有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进屋是客厅，有沙发、茶几、组合柜，厨房是整体橱柜，有冬天取暖用的锅炉，外面有俗称大锅的卫星电视接收器，院子里停着一台蓝色的轿车，阳光房里还放着一张单人床，想必是男主人天热时乘凉的地方。

中午我们回到嘎查两委的办公室，正好驻村第一书记刚从外面回来。第一书记叫额日登巴雅尔，是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的副大队长，去年九月份来的。虽然到任半年多的时间，却也争取来两个项目，一个民委92万元的发展基金，引进31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一个是39万元的棚圈项目。这些天除了禁牧，正在推进牧户的厕所改造，政府给每户2500元，牧户自筹500元，这项工作也要在年底前完成。额日登巴雅尔说，总之，现在要解决的是如何让牧民们生活的质量更好一些，钱能挣得更多一些的问题。

吉日嘎查简介:吉日嘎查位于巴彥查干苏木西南部，距离苏木所在地30公里，毗邻达达线。嘎查总面积80万亩，其中草场面积65万亩，林地11万亩。辖6个独贵龙，户籍人口260户665人，常住人口156户475人。2021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42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0.68万元。

散文

永明村见闻

■何景瑞

里乱七八糟的电线杆子，那就得费几根头子劲儿，不是把鞭子打在背上就动弹，而是老百姓付价还价，看给的钱是多少。改革很难，农村的改革更难，难的还是镇政府工作组和村干部。”

一席话，让我体味到农村工作的艰难。

在永明村采访，有许多让人感动的帮扶故事，共同的特点是抱团脱贫，如王瑞林、宋国明、张显军和黄德仁等，他们互学互助，取长补短，学技术，兴产业，共同创造幸福的家园。

吕凤全是永明村老窝铺村民小组的一个双残家庭贫困户，一度是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儿子吕长春多年在外打工，成为“裸奔月光族”，这样“穷叮当”的户，在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帮扶下，采取流转土地搞种植，村聘用公益岗，去大棚打短工，结合地域关系，整合人、财、物资源，镇村组拧成一股绳，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实行抱团取暖模式，从单兵作战变为握拳出击，年收入达5万元以上，一举脱贫。如今的吕长春，马上就要娶新媳妇，告别“光棍”生活，脱贫致富，双喜临门。

大学生刘宇奇，2016年毕业于辽宁省信息技术学院，2017年开始回乡创业，组建宇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暨万合永镇永明村食用菌扶贫产业园，注册资金达200万元，自筹资金236万元，流转土地324亩。在采访中得知，食用菌产业，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发展规模化栽培，通过“公司+基地+农户+贫困户”的模式，发挥利益纽带作用，有效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彻底改变资源浪费型的传统农业，实现“点草成金、化害为利、变废为宝、无废生产”，为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开发利用开辟了一条最为有效、持久的捷径，具有“不

唠到劲头上，刘树感慨：“万事开头难，不怨天不怨地，关键在思想上，得把工作做到家，用不动声色的典型引路，看得见摸得着，比如说，在设施农业建设中，耕地

为老师和家长教育我们的典范。

时代总是在变化的，如果细说联合村的变迁，会有一段生冷的数字。在这里只简单交代一下，1956年3月广兴源区划建立4个乡，联合村隶属天盛乡；2001年7月天盛乡与广兴源乡合并，改建为广兴源镇，天盛乡乡联合村村委会隶属广兴源镇；2005年12月广兴源镇并入芝瑞镇，联合村村委会隶属芝瑞镇。把数字载入文献，把文章赋予情感。跟着文字继续了解联合村。

这次村里人知道我要写故乡了，很少走动的大叔叫我去吃了顿饭，满满一大桌菜。他嘻嘻的笑着，搓着手说：“丫头，你可要好好写写，咱祖祖辈辈在这里生存不容易，别嫌弃它。过去吃不饱穿不暖，咱都熬过来了，会越来越好的，你知道我无儿无女，生病长灾都是村里管，要是旧社会我能活到现在？你看我现在吃的喝的不知道比过去强多少倍。”我知道大叔说的是实话。刷个朋友圈，也常刷到故乡人在朋友圈晒家里刚刚下的牛犊羊羔和长势好的庄稼呢。

我开玩笑说故乡穷山恶水，东沟脑人不愿意了，东沟脑有钼矿啊。听说要打造成绿色矿山呢。如果能够合理开采，故乡人会受益很多的。我开玩笑说故乡穷山恶水，西沟脑人也不愿意了，西沟有蕨菜，黄花，算沟野鹿到处跑。

有时我就想，什么是绿水呢？或许没有真正意义的河水，只是各小组打了机井。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什么是青山呢？或许，这山出了石头，铺成了路。不用再害怕大雪封了路出不来进不去。大自然在这里转化着不同形态孕育着地的这些儿女，走出去的没走出去的。从不吝啬，从不嫌弃。故乡的发展路还很长，未来的故乡是什么样，我无法设想。

长辈们总爱说一句话，凡事别急，慢慢来，会守得云开见月明。你信吗？反正我信了。秋天各家院子里红彤彤的沙果，李子，把村子有了收获的喜悦，我回联合摘果子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去吧！

联合村简介:联合村总面积21万亩，其中耕地面积5.7万亩，草牧场面积6.9万亩，林地为13万亩（人工造林面积0.6万亩）。下辖道旁、东沟脑、西沟脑、徐营子、阳坡、铁匠炉、石岗、铁营子、上窝家、上窝铺、大营子、元龙庙、娘庙庙、天盛乡、好来亩15个村民组，户籍人口842户1827人，常住人口257户592人。半农半牧，要种植莜麦、莜麦、玉米、养殖牛、绵羊。2021年人均收入9600元，集体经济主要依靠帮扶单位。2021年集体经济收入累计5万元。

散文

守得云开见月明

■红酒

联合村是我的故乡。故乡是什么？故乡是李白的“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故乡是王维的“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故乡是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故乡是我玩笑中的“穷山恶水和我”。联合到底是什么样？就让我以心为眼去描述她吧。

联合村没有红星村优越的地理条件，也没有碌碌湾发达的畜牧业，甚至都没有红石砬的交通位置。她如同我的父亲那失去弹性的，干瘪的手，看上去有些丑陋。她如同跋涉千山万水的乞讨人，衣衫褴褛风尘仆仆。但她却是一个让我牵肠挂肚的地方。是一个我可以嫌弃她，可以说出她的一百种不好。但如果是外人说她一句不好，我们都会怒目圆睁与他争个昏天黑地，直到他说好为止的地方。

联合村隶属芝瑞镇。因村民委员会驻地于联合村，故得名。联合村民委员会位于芝瑞镇人民政府驻地西北55千米。东邻万合永镇兴盛义村，南接永丰村，西连富盛永村，北与先锋村为界。

具体到我的出生地，她是联合村下的元隆店组。记得小的时候村组前后都是树，在村组后有一个大果园，果子刚长到摘指肚那么大，孩子们就开始对它垂涎欲滴了。有淘气孩子就会趁果农不注意去偷果，被抓现形也不太责罚，只是警告一下。果农也知道，孩子不仅仅是淘气，还有饥饿。村组旁边有条小河，那时河水清澈，从山上干活回来会掬一捧水喝。三伏天一到，大人们会带着孩子们去洗澡，